



张治中



传

屠筱武 范泓 等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张治中传

屠筱武 范泓 等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组稿编辑:杨威海

责任编辑:贾兴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治中传/屠筱武,范泓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6(1999.9重印)

ISBN 7—212—01540—7

I. 张… II. ①屠…②范… III. 张治中—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38810号

张 治 中 传

屠筱武 范泓 等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381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省金荣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210千 插页:4

版次:1998年6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1540—7/K·445

定价:16.00元

印数:12001—22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
少年磨难(1) 投身革命(3) 保定军校生活(8)	
第二章 追随孙中山先生	(14)
脱离安武军(14) 一下广州(17) 入川历险(20)	
就读“红色大学”(24) 二下广州 进入黄埔(25)	
第三章 从北伐战争到执教军校	(28)
北伐前后(28) 出任教育长(35) “讨逆”之战(37)	
第四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	(42)
请缨抗日(42) 浴血鏖战(47) 历史的遗恨(51)	
闽变之役(54)	
第五章 八一三淞沪抗战	(57)
留园备战(58) 西安事变(61) 临战前的争衡(64)	
血战淞沪(67)	
第六章 主政湖南	(73)
整饬吏治(73) 组训民众(78) 联共抗日(82)	
长沙大火(84)	
第七章 在重庆的岁月里	(92)
任职侍从室(92) 主持军委会政治部(97) 皖南事	
变(100) 抗战期间的国共谈判(104)	
第八章 重庆谈判和三到延安.....	(110)
一到延安与重庆谈判(110) 二到延安(120) 反对	

内战的万言书(123)	签订停战协定(124)	政治协商会议和整军方案(127)	三到延安(130)
第九章 新疆谈判	(133)		
调查新疆事变(133)	初次谈判(138)	第二次谈判(146)	重要施政措施(152)
第十章 营救共产党人	(157)		
周恩来的嘱托(157)	艰难的营救过程(159)	千里护送回延安(162)	智救韩练成将军(165)
第十一章 劝蒋联苏和共	(168)		
“追求和平统一的鹤的”(168)	联苏和共的理论根据(171)	“我们的敌人正是国民党本身”(176)	坦诚直书(179)
	西安恳谈(180)	南京谈话(182)	
第十二章 北平和平谈判	(184)		
战犯求和(184)	溪口之行(187)	飞抵北平(190)	正式会谈(194)
	南京拒和(199)	留居北平(202)	
第十三章 促进新疆和平解放	(216)		
新疆和平解放的决定性因素(218)	张治中在新疆和平解放中的作用(219)	致力于改造旧军队(232)	
第十四章 建国以后的革命活动	(236)		
热爱新中国 拥护共产党(236)	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240)	参政议政 竭智尽忠(242)	直言不讳 肝胆相照(245)
	服务西北 贡献卓著(247)	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250)	
第十五章 乡情与亲情	(254)		
故乡山水(254)	贫寒家世(256)	“咬口生姜喝口醋”(258)	“从一而终”(260)
	两代人的爱国情怀(263)	桑梓情深(266)	故乡人对将军的缅怀

(268)

参考征引书目·····	(271)
后记·····	(273)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890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在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西乡离县城40公里远的一个叫洪家疃的村子里,一个男孩呱呱落地,成为一户农民兼篾匠家庭的长子。这个男孩,就是后来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史和国共两党关系史、有“和平将军”之称的著名人物张治中。

少年磨难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他的少年时期,国家正经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以及八国联军入侵这样一些重大历史事变,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的步伐,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改革派变法自强的主张又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在此形势下,国人日渐觉醒,反清与民主革命思潮开始汇流,各地相继成立革命团体,传播革命思想。1903年前安徽就有了大通自立军起义、安庆藏书楼演说会、安徽拒俄运动等革命活动。这是一场气势磅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暴来临前的酝酿时期。但是所有这些,地处偏僻的洪家疃却是毫无所闻,那里过着的仍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张治中也就在这平静之中读了10年私塾。

张治中先后从读于丰乐河镇的李先生一年、唐先生一年,他的

叔舅洪子远先生七年,最后一年从读于长岗张村的张来轩先生。张来轩给他的印象很深,“所受国学的益处很大”,但是他们只相处了一年。张治中最为尊敬、感情最深的老师,要数洪子远了。

洪子远,谱名炎曦。他显然是接受了张治中父母的重托,对张治中管教甚严,“背书时,偶然脱一脱,那块无情的厚厚的板子刷地一响就落到头上,往往头破血流”。张治中额上有个“酒窝”,就是那时留下的痕迹。课程的沉重,加之生活的艰难,对于一个孩子,压力是够大的了。但是,张治中终于体会到那是“最受磨难而同时最有进益的时代”,他终生感激洪子远。后来,在张治中的影响下,洪子远当过巢县县长;洪子远的长子世福(号锡五),长期跟随张治中做财务工作;次子世禄,做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警卫营长;三子世寿,也担任过国民党军机械化团团长。

1903年,张治中曾到庐州府参加过清王朝的一次科举考试,未被录取。1905年清王朝惮于革命呼声日高,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开始玩弄“筹办新政”的伎俩,实施“新政”之一就是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学。那时,安庆开办的初等小学堂已开设算术课,中学堂更有外国语、算术、博物、物理、化学等课程。消息传到巢县,对于张治中不啻是迎头一棒,他在十年寒窗之后,忽然发现了自己知识的残缺。他很想进洋学堂继续深造,但清寒的家境根本不可能支持他到外地求学。在诸般逼迫之中,他忽然想起了可以读武学堂,那里不仅不收学费,还可以供应衣食。

为了进武学堂,他曾到扬州的十二圩走了一趟,结果不仅学堂没有进成,还花去了银元13元。13元,这在张家是一笔大的开支,因此他的父亲放弃了继续培养他的念头,把他送到丰乐河镇上吕德盛号百货店当一名学徒。当时,当学徒是穷人经商的唯一途径,而吕德盛号的老板对他也特别关照,免去了他的铺床、倒便壶等杂役。这在乡亲们眼里,已是很不错了,但是张治中却不甘心

这样下去，他要继续奋斗。

1907年，17岁的张治中跟他的4位同乡一起，徒步走到了当时的省会安庆。安庆有很多张治中可以就读的学堂，如陆军小学堂、武备学堂、安徽测绘学堂等等。但是，这样多的学堂他一个也进不去。陆军小学划给巢县唯一的一个名额，让与巡抚衙门有关系的人占去了。跟他同去的乡亲们劝他回去，说“还是做生意的好”。他执意不肯，“宁肯在外乡流浪，要从流浪中找出一条出路来”。

张治中的流浪生涯是十分艰辛的，他当过阔少爷的伴读，当过门房，还当过“备补兵”和“备补警察”——即给请了假的正额兵或警察站岗、出操，不仅没有固定的薪饷，连一个固定的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在那举目无亲的异乡流浪，受尽了歧视、屈辱、饥饿和寒冷，能不思恋家乡的温暖吗？张治中硬是没有回家，他在等待另一个考试的机会，为了进武学堂，他宁肯忍受所有的凄苦。但是，这个机会终于没有等来。

后来，张治中的一位担任警察巡长的同学，帮助他结束了这一段流浪生活，介绍他报考了扬州巡警教练所。3个月后，补上了一名正式警察，任务是在扬州盐运使署门前站岗。这时的张治中，仍然是一个涉世不深、带有几分傻气的毛孩子。他读书，看报，参加“英算专科夜班”的学习，还要“敬惜字纸”——把所有丢弃的字纸，包括垃圾堆里的字纸捡起来，送到专门烧字纸的地方去焚烧。

1909年，张治中遵从父母之命，回乡完婚。是年19岁，已近弱冠。

投身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给张治中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发

展机会。

张治中在他青年时代的日记中说,1912年11月5日“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吾谓母校者)肄业,辟荆棘而入康庄,自此始焉”。其实,他“辟荆棘而入康庄”的开始点,不是跨入军校,而是参加了民主革命,于1911年顺应革命潮流毅然到上海参加学生军。辛亥革命不仅为张治中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给他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应该说,顺应革命的潮流是张治中一生得以发展、飞跃的一个重要原因。

1911年张治中已有21岁。那时,他仍在扬州两淮盐运使署门前站岗,这个岗位使他无法接触外面的世界,因而也无法接受新思想,更不可能参加蓬勃兴起的反清运动。然而,革命毕竟是一步步接近了扬州。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上海光复。11月7日,与扬州一江之隔的镇江光复。不久扬州也戏剧性地获得光复。据记载:“九月十八日(公历11月8日)晚8时,突有定字营(驻扎在扬州城外的清巡防营)武装士兵40余名,拥一身缠白色洋绉乘马者一人,另有乘马随行者五六人(其中有警局巡长、江都知县桂聚庆、绿野茶社老板),由南门叫城而入。其前导士兵手执‘还我河山’、‘光复大汉’旗帜各一面前进……群出欢迎,自卫队列队道旁,群呼以‘好’。”^①就这样数十人,居然把知府老爷和两淮盐运使给吓跑了。那位以白绸裹身的人名叫孙天生,他贴出的告示标出“大汉黄帝纪元元年”,自署为“扬州都督”。扬州的民众为欢迎这位“大汉都督”,各家都挂出了白旗,做不起白旗的穷家小户甚至挂出一条白毛巾或一张白纸。然而孙天生竟不是革命党人,第二天他便派人抢运两淮盐运使署的库银。此时,真正的革命党人正在集结力量,准备攻打南京。这样过了三天,又有原巡防

^①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295页。

营统领徐宝山，浑名徐老虎的，由镇江带领一营兵丁进入扬州，捉杀了孙天生，建立了扬州军政分府，并做了军政分府长官。徐宝山原也不是革命党人，只不过与在镇江的革命党人李竞成有亲戚关系，于是也就如此这般地光复了扬州。常在两淮盐运使署门前站岗的张治中，当然目睹了这出闹剧式的“革命”，但是，当时身临其境的人，一定并不觉得那是出闹剧，因为那毕竟推翻了清王朝近三百年的反动统治。对于这件事，张治中当时的印象是“非常兴奋，参加了热烈的游行”，觉得“一个伟大的光明的日子到来了”。他满怀激情地回忆道：“当时全国各地的光复运动，如火如荼，我卷在这样一个狂潮热浪的漩涡里，也变成一滴飞溅的浪花。”

受革命的启发，张治中到上海去参加学生军，时间约在1911年12月上旬（农历十月下旬），这是因为，上海光复后江浙联军集中攻打南京，上海的革命军事力量不足以维护治安，沪军都督陈其美急需抓一支部队，于是便创建了上海学生军团。上海学生军团创立于农历十月半，不及旬日即招足1000余人。张治中说他在上海街上看见“一群一群的学生军，挺着胸脯，雄赳赳，气昂昂，留下一个最深的印象”，可见他参加学生军是在招生的中期或后期，即在农历十月下旬。上海学生军团的军团长是沈剑侯，军需部长陈鹏，训练部长田颂尧。这是一支革命队伍，全军团上下“不取分文报酬”^①，甚至军装也是士兵自己出钱购置的。因为当兵不是为了“吃粮”，而是为了革命，所以他们“每次操练回来，昂着头，张着口，高唱‘四季从军乐’的军歌，何等慷慨雄壮”，“军纪风纪均臻上乘”^②。这支队伍在上海虽未打仗，但也是一支威慑力量，在“沪杭一带，为之大定”^③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

① ② ③陈雪涛：《回忆中华民国学生军团》。

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上海学生军团奉调南京,改编为临时政府陆军部入伍生团,张治中得以随队进入当时民主革命的中心——南京。这样一种革命的氛围,对张治中的影响,当然远远超过了过去在书本上、报纸上接受的革命影响,使他原来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张骞、班超远征西域的爱国热情的叹服,转而为身体力行,去想如何参加北伐战争,消灭满清王朝。张治中参加学生军时,南北双方已开始谈判,等到1912年2月12日南北议和告成,清帝宣布退位,仗就打不起来了。但是,这短短的3个来月,给张治中的影响应该说是十分深刻的。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先生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随之临时政府北迁,陆军部决定将入伍生团并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正是张治中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俗话说“好事多磨”,这期间便又生出一些曲折。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原为清末北洋派系培养军官的重要基地。1902年袁世凯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就将李鸿章创建的保定“将弁学堂”改为“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又称“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以后虽多次更改校名,先后改称“北洋协和学堂”、“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军谘部军官学堂”、“陆军军官学堂”等,但万变不离其宗,从1902年到1911年的10年间,这个学堂培养出一大批北洋派系观念很深的军官,这些人对北洋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12年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为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部总长,国家统治机构掌握在北洋派系的手里,他们很快就将因革命停办的原“陆军军官学堂”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①,招收第一期学生。这样一所派系色彩十分浓厚的军校,如

^① 校名原无“保定”二字,后人为区别于黄埔军校,才称它为“保定军校”。

何能够容纳南京来的入伍生团的学生呢？孙中山先生为他们力争，他们也住在保定据理力争，张治中还代表大家起草了呈文，写出很多理由，但是北京政府终以学历不够为由否决了。这样一直拖延到1912年冬，经黎元洪出面调停，才将他们收入位于武昌南湖之滨的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

张本尧在进入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时，取名治中。

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的原址是清代的陆军第三中学堂。这所学校的学制为两年，课程设置分学、术两科，学科主要有国文、数学、理化、史地、外语；术科主要有步兵操典、内务条例、军事训练。原入伍生团的学生，大部分是由文转武投笔从戎的，很多人都有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如张治中的一位最亲密的同学郭孔彰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堂的学生，而张治中是一个“读圣贤书”的私塾学生，虽有很好的语文基础，却缺少起码的科学知识，仅在扬州的警察任上学了一点英语和算术，这两年的科学知识教育，对于他是十分必要的。他说，“在这个学校的两年中间，我认为自己确实得到了不少的进益。它的课程，在对科学的学习上，因为我过去没有根底，所以一开始学习就感觉莫大的兴趣，也非常用功……譬如说，当时对于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我都感觉得很有兴趣，很吃力地学，但总弄不大清楚。我记得，常常为一个数学题，总是尽量运用脑筋去想：白天想不通，晚上想，睡着还想，走路、吃饭甚至做梦也还在想，真未免太吃力了。”^①

据张治中的同学杨樵谷回忆，这所学校里也有政治斗争，如学生请求撤换校长。第一任校长金永森，第二任校长应龙翔，都是黎元洪的亲信，学生提出不吃“都督（指黎元洪）饼”，最后换上了解朝东，也不满意。这些情况，张治中的回忆录中一字未提，当时他把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29页。

注意力集中在学习上。坎坷的经历使他明白,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他必须抓紧时机努力提高自己。他说:“在这两年中,我安分守己,严正不苟,虽有些地方不免幼稚可笑,然而彻里彻外是一个纯洁的、肯用功的、有志气的青年。”

保定军校生活

1914年11月10日,张治中结束了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的学业,跨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军校”)。

保定军校位于保定东郊,距大东门五里。张治中初入军校,作为入伍生,被编入驻扎在保定的第八师学习当兵。学生入校后前半年要入伍学习当兵,这是军校的制度。所谓学习当兵,不外是学习站岗、放哨、队列训练等等。这些内容他们在学生军团、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早已掌握了,再学不过是走走过场。张治中回忆这段生活时说,“这些官长,对于我们这几个新来的学生兵很客气,给我们一间单独的房子住,而且单独吃饭……连上的官长,也不管我们,我们也落得他们不管;每天没有什么事可做,正好多看些书,有时偶尔也上上操”。这半年入伍生活有什么收获呢?从现在看到的材料分析,张治中除了读书自学增进知识外,就是进一步认识了旧军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军队初级之军官……以言乎管理士兵也,则除开口骂、举手打,以军棍二字为唯一之管理手段外,别无他道……以言乎教育也,则无米之炊,徒嗟仰屋,升官发财四字,为彼等教育讲义之开宗明义第一章。何谓责任,何谓国家,予入伍7阅月中,未尝一闻训育士兵以此语者。而予时受耳鼓之震者,莫非‘尔等皆有身家,如何就能升官,升官就有钱赡养家口’之一类声浪也……以言乎指挥,则在操场教练,叫几句死板口令差可

勉强,若至野外演习,则茫然莫措,怪状百出,令人笑死亦气死。”^①张治中在这里勾画出来的军阀部队,正好和三年前的学生军团的昂扬士气形成鲜明的对比。

按张治中的回忆录推算,他正式跨入军校本部步兵科学习,当在1915年6月。军校步兵科开设的课程,学科有战术教程、兵器教程、筑城教程、交通教程、步兵操典和外语;术科有单兵科演习、多兵科联合演习和军事体育(如刺枪、劈剑等)。学校吸收了日本、西欧等国家的教育内容,教学是正规的,教职员中亦不乏有识之士,曾经培养出许多诸如叶挺、张克侠、何基沣、赵风藻、赵博生、董振堂、陶峙岳、黄绍竑、傅作义、黄琪翔、陈长捷、刘万春等人才。

然而,一个被军阀控制的学校,亦必然有其腐败黑暗的一面。张治中回忆道:有些同学“喜欢看戏,吃小馆子,甚至于涉足花丛”。

据张治中的同学回忆,那时,每逢星期日,各省区的学生多半是各归各省的会馆,组织赌场。麻将、扑克、单双宝,中外的赌法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输赢达几百元。保定有个“八条胡同”,是娼妓集聚的地方,军校的学生、教官、职员多有前往的。有个叫艳卿的妓女,据说她在军校学生中的“朋友”就有八九十人之多。

学校还雇有若干工友,专门伺候学生,学生称他们“夫役”,动不动就加以斥责,有些公子哥儿甚至动手殴打他们。

在这样的环境里,张治中不仅能够洁身自好,而且更能发愤读书,实属难能可贵。他说,“进校以后,我第一件事,便是专心一志地读书,研究军事学……肄业期间,两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利用暑期,遍阅军事参考图籍。譬如,一部《阵中要务令详解》^② 10厚本,以及《作战纲要详解》7本,都读完了。”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17页。

② 《阵中要务令详解》是日本兵书,由保定军校教官杨延昌、杨邦藩译注。

张治中还留有在校期间的部分日记(1915年7月22日至12月7日),从中可以看到他在德行上严于律己,要求自己“临深渊,履薄冰,小心翼翼,唯德是遵”。无论是行动上的表现,还是思想上一闪而过的念头,他都作深刻的反省。有一次考试野外勤务,张治中前座一同学利用考官在黑板上写题之机,偷翻教科书,张治中也凑上去一同偷看。这件事并没有第二人发觉,但张治中事后深感内疚,他在日记中写道:“斯时以作俑非我,不过利用乘便,似无大伤,又觉情尚可原也。抑知人冒险而穿箭,我安坐以享分赃,质之良心安否?”

在军校学习期间,张治中的学科与术科成绩都很优良,但他并不一味追求分数,他说:“假使囿于分数之见,不问死活以竞前茅,毋乃大愚。”他认为应当以“精神体力之所及及能力之所至,为用功之标准,不拚命以争胜,不牵强以侥幸,只求问心无愧”。张治中不主张读死书、死读书,他关心国内外时局的变迁,积极参与了军校同学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1915年,袁世凯做起了称孤道寡的“洪宪”之梦,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张治中,他在这年10月5日的日记中惊呼:“湘人杨度等六人创设筹安会,以改变国体君主立宪为宗旨,星星之火,今已燎原矣!”而袁世凯也没有忘记进一步控制保定军校,他调走了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校长曲同丰,代之而来的是第八师师长王汝贤。这个王大校长原为袁世凯的马弁,且没有文化,他到校后第一次集合学生训话,就称袁世凯为“袁大皇帝”,他的随从在后面拽他的衣角,这才改口称“大总统”。这以后,王汝贤规定以手板军棍代替禁闭,张治中在日记中惊呼:“噫!体罚亦居然复古矣!”王汝贤成立“模范团”,张治中一言以蔽之曰,模范团“七八月之所学,不过为大总统数分钟阅兵式之准备耳”。张治中伤心地说:“军国前途殆无望也耶!”

王汝贤还有一个荒谬绝伦的规定，就是不许学生看报。他为什么不许学生看报呢？说穿了是因为当时有一家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公开反对帝制，袁世凯不敢禁阻洋人，只好由王汝贤来管制学生。学生敌不过校长，但是可以偷看。一日，王汝贤抓住一个偷看《顺天时报》的学生，急令集合全校师生训话，于是掀起了一场风波。这件事张治中的同学杨樵谷记之甚详：

一群护兵、马弁，刺刀出鞘，分排两行站在校本部前。校长命令把禁闭室里的一个叫方其道的学生提出来。第一声叫方其道跪下。方说，民主国家学生无下跪的道理。随着第二声叫拖他跪下。士兵一松手，方又立起，斥校长违法。于是第三声又叫把他按倒。接着斥责他：“不叫你看报，你偏要看报。排长警告你，你不服从命令，硬要看报，是不是违法？”方说：“世界各国，没听说禁止学生看报的。校长没来时，学校里有阅报室，学生不独随时可以看报，还可自由订报看。校长禁止学生看报，是什么理由？！我们不像王校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不能看报。我们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看报？！”方话未了，王校长就接着说，你这个狡猾学生，是革命党，你不招供，先打你二百屁股板子，快打！随即把方按倒在地……^①

张治中记得是“痛打四十军棍”。不管打了多少下，反正是打了，而且一下引起了全体同学的公愤。学生们“大叫大喊，把砌阶的砖翻出来，打窗子，打校本部”。张治中说，“压制已久的愤怒，一下迸发出来了……为着正义，为着同情，我们简直是疯了！”而王汝贤说学生要搞“学变”，派部队把学校包围起来，把学生骗上讲堂，收缴了学生的枪支。这以后，“全校停课、停操。校长由教育长杨

^① 杨樵谷：《保定军官学校片断回忆》。